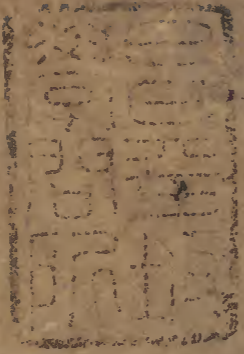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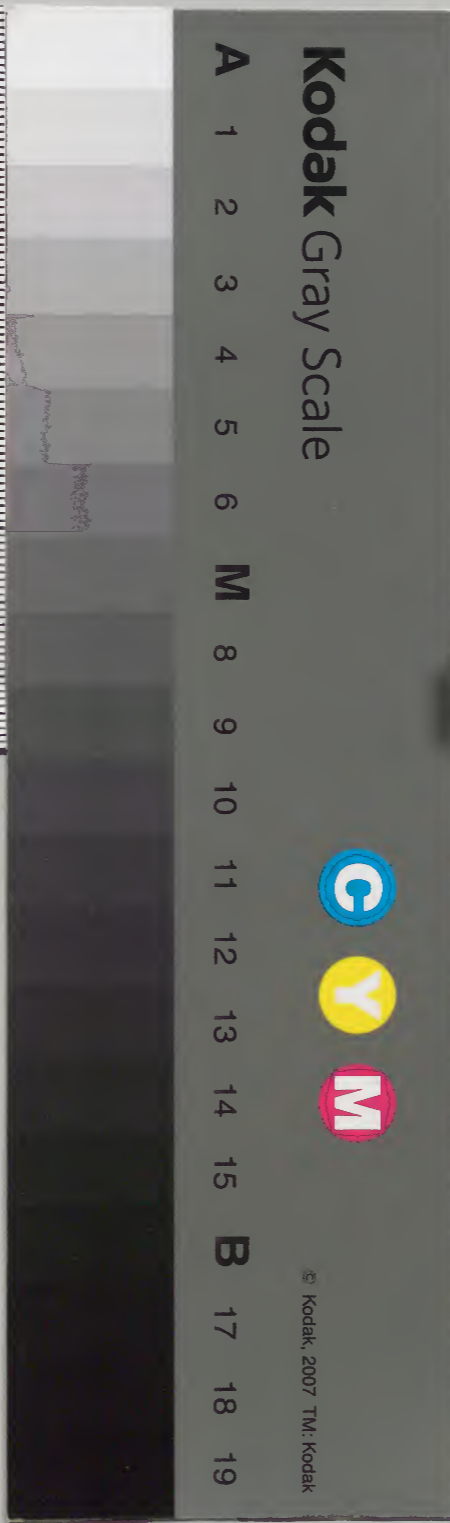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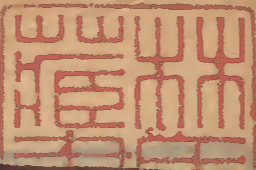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七六	七	三	一
號	函	架	冊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	〇七六	三	一
類	號	冊	架
二	二	二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6
冊數	12 ( 4 )
函號	311 21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六

內篇應帝王第七



內篇總論

褚註 南華一經其言也端激穎

號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靈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典易老相上下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違非樂然後外觀萬物理无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

林鬻齋云老子言王法天法道道法自然此

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王之治天下其道相應

如此矣陸方壺云在生論道至大宗師至矣盡

治身緒餘以為國家士直以為天下自古神聖

真語不離自己身性此乃以治天下終焉特其

所為天下治者非如後世帝王尊居南面設禮

樂刑政封紀綱法度斗衡為爭端符璽為亂首

擾擾救救以天下為事只是無為而無不為之

意耳故經武義度聖人以境於無何有之徹明

王以為胥役立於非人之境遊於無何有之徹明

化貨萬物而不恃功蓋天下而非已將心于淡

合氣于冥如坎而天下治此太氏之所以高有

生之生得矣養生  
所以善已應世所  
以善物皆在德以  
充之充則萬物符  
契宗之為師大宗  
師之本立矣措諸  
治道也何雖內則  
為聖為神外則應  
帝應王斯道之所  
以欽之一身不為  
有餘散之天下不  
為不足也夫真人  
之所造詣即七篇  
而不泥離七篇而  
脗合所以外混光  
塵內存慧照善本  
者於內篇而潛心  
體察之斯可以過  
半矣

齧齧缺節

高註 夫有虞之身 秦氏皆世事 之迹耳非所以迹 也所以迹者無迹 也世說名之哉未 之嘗名伊勝負之 有故乘群變履萬 世有夷險亦有不 及也夫以所好為 是人所惡為非人 者以是非為域者 也故出於非人之 域者必入於無非 人之境矣故無詩 無失無可無不可 豈直藏仁而要人 和為馬為牛則奚

昔爾有年 卷之三

虞也雖然無為者可以無所不為無所不為者 而非卒歸於無為謂明王之治天下為治天下乎 非也亦虛其心而已杜德機心乎而杜非心也 善者機心乎而非已非心也衡氣機心乎而衡非 心也心在無非無非有非有非有非有非有非有 間虛而委蛇不知誰何不唯杜機心乎而衡非 無矣所謂未始出吾宗是也故有相不若無相 有非不若無非有遇不若無遇有德不若無德 渾沌之善待儵忽之報德雖無竅之形而有竅 之意以其無形而鑿之反并其有意而去之矣 渾沌之所以為心也渾沌死而善與德均忘之矣 心之生者不為心死也渾沌死而善與德均忘之矣 無道也推無為而後可以 無不為此應帝王之說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有虞氏不及秦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秦氏其卧徐 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林肅齋云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 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

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止是公之 類不必致辯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 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於今方悟也而 汝也秦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 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

昔爾有年 卷之三

昔爾有年 卷之三

二

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也

**四問即子知**

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体之者也有虞亦訓虞虞泰氏亦泰定之羨

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從藏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洋人矣然以仁為藏而是不免以不仁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于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殺亂矣泰氏其掛徐徐其竟于子以已為馬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德真而不偽惡知其不仁之為否而入于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天不及者言

魯甫南經二生

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美筆奇異處其臥徐徐安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已為馬或以已為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已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

論中陸方壺云齧缺四問即前齊物

識分別鑿混沌散本齧缺因王倪之不知也從此悟而喜蒲衣子曰汝今乃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藏仁以要人雖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非人則天也徐徐其覺于于徐徐也于于自得之貌一以已為馬牛者從人呼馬呼牛更不分別也泰氏其知道乎道有情有信故曰其知情信只是箇混沌未分故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蓋使知有所入則亦不得謂之自然矣○李袁一云四問即子知物之所謂知是邪子知之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知是非知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于所不知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謂有知而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羨也猶出於人為不若非人則相與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無定名蓋

魯甫南經二生

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跡者解心什神深造乎王倪之所未知而已

**褚註** 真知無知是

帝王之道充宜忘知以應物使聰者為之听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端拱而致无為之治豈不偉哉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

**劉註** 有虞氏懷藏

人心固亦得人矣然漢出于人為不若非人則相与于無相與故曰未始出于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為或一以已為馬或一以已為牛初无定名盖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人故氏怀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又生出未始入字

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真不如有人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于非人因未始出字却又生出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林慮齋云** 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

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已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已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度音渡說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蚤垂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

○有吾一節

郭註

欺德者以已制物則物失

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死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魯不如此二虫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繒繳鼠深穴而避重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虫也二虫謂鳥鼠也神丘猶曰神臯也○陸方壺云日中始人名肩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謙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言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確不待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旨大率庸於治而自無不治若有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于吾心之外者抑又多矣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

○天根一節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他人取式而行雖則不故此但為治外若治其外則人必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矧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心而百姓魯二虫之無知乎使百姓有避患之心而百姓魯二治乎○李袁一云日中始人姓名經之式義之度皆所以正人也而離性已遠故謂之欺德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蚤負山之則不勝任以欺德而治天下亦猶此耳聖人之治也治因其自然而母以正人為也故曰外乎正而後行斷然盡其性命之能事而已矣性命之能事我無為而民自正之謂也夫鳥鼠避患魯不待教况民之有知曾不如二虫而必作為經式義度以拂乱其常性哉

**郭註**

問為天下則非過於太虛

止於玄冥也身造化者為人則任人之自為莽歟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方物故能出處常通放乎自治之場不治而自治也遊心于淡任其性而无所飾也合氣於漠漠然靜於性而止也順物無私而天下治言任性自生公也心散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呂註**

無名人則体道者也体道者無所欣厭此云

欣厭身人同也欣則身造物者為人厭則兼莽歟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為人存亡在已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為事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其心為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乘夫莽歟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壤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廖音了**  
**帛音詰**

**林庸齋云**

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

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歟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墮壤之野皆言太虛無壺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作為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冲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

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  
 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  
 人名皆是空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  
 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  
 於其名以實已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  
 衣子之類○陸方壺云豫者無心而順適之謂  
 以治天下為也心不淡無擾雜也合氣於漠  
 無聲臭也坎即所謂不顯篤恭者故不見其有  
 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  
 天下自治矣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  
 二字益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  
 不能以一為天下而以天下為一人雖行仁  
 義可得謂之無容私乎宜乎大道所不取也○  
 李衷一云豫言有先于為天下者也無以先之

陽子一節

**郭註** 嚮疾者趨事  
 之速強梁則  
 非以柔勝物而徹  
 之非能無知疏之  
 而明非明所自出  
 李道不勸則未能  
 日損以為道者也  
 能有所技則勞其  
 形思有所係則休  
 其心後百工以短  
 長有無胥易非聖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疆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  
 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而求為天下下天下則後矣與造物者為人與  
 化俱運任而不助也乘莽眇出六壘凌虛履沙  
 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學垠造道之域居空同也  
 此即豫之道也而猶不悟故又明言以示之游  
 心者汎然自得而復于至靜也故曰遊心于淡  
 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于至虛也故曰合氣于  
 漠坎皆順物自然而不以己與之故天下治蓋  
 無意于為天下而為天下之道莫妙于此矣

長有無胥易非聖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人所以用天下也  
虎豹猿狗之來田  
藉皆有以耳則  
夫勞形林心而為  
天下用者亦強梁  
疏明之所自取也  
藉身借同言巧力  
為人所借也有功  
弗居化貸弗恃則  
凡有者不待幸而  
名我使物自喜而  
已所以然者立於  
不測遊于无有故  
也

呂註

晉易技係勞  
形林心言此

功夫容身不待不  
足以比聖王也虎  
豹猿狙皆以文章  
技能係累其身非  
涉虛以御乎无方  
也天下若無明王  
則莫能自得令之  
自得實明王之功  
也然功在無為而  
遂任天下天下皆  
得自任故似非明  
王之功夫明王皆  
就足物性故人人  
皆云我自爾而莫  
知恃賴於明王雖  
有蓋天下之功而  
不舉以為己名故  
物皆自以為得而  
喜也立乎不測者  
君變化之途日新  
而無方也遊于無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林齋齋云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  
是不指名而說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強梁  
劉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  
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  
道不勌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為王者事如此  
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  
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  
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

形技係則林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  
胥易技係而已林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  
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縛者  
也繫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猿狙之便捷可觀皆  
以招來束縛之詞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  
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可以為王者事則是  
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以貶之之辭也功  
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自有之意化  
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  
意貸施也言施化于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反

有者與萬物為一  
則所遊者虛也不  
能真物則遊物不  
暇何暇遊塵也

集註

胥刑徒易率  
更也技係以  
技巧而係累也胥  
徒更作之人則勞  
形技巧係累之人  
則休心

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

此二字平仄雖殊而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

其所有入莫得而舉名之即民無得而稱焉之

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

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

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游於無

有莊子之文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

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于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疎通明達可

比明王乎比猶及也胥後技係胥者胥徒易者

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居肆省功以等入皆

勞形休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

而取也籍繩係也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

其謂焉耳而勤於學道而不能自適則敢問明王

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自已有

貨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天下萬世之名而

人莫可舉常使民皞皞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

蓋立乎不可測識之地而游于無狎有之鄉者

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意同○李衷一云嚮

疾者敏於向道強梁者勇于行道物徹者周知

以為道者以技巧而明乎此及胥徒更作之人則

更也技巧係累之則夫勞形休心虎豹之皮以

藉皆以有取之則夫勞形休心虎豹之皮以

亦強梁疏明之功不居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為

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

鄭有一節

郭註 棄而走 不喜 日聞成日也

無雄矣卯言列子之未懷道也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乃以必信于世故可得而相之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每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

尔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即謂之有生誠能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与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蚤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德机不發曰杜權亦机也今乃自竟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也天壤之中稷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任自然而

留南... 卷之三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

留南... 卷之三

獲載則天机玄應  
而利名之飾皆為  
棄物机發於踵常  
在壺上起也發而  
善于彼彼乃見之  
居太冲之壺皆然  
泊心而玄同萬方  
故勝負莫得措其  
問也無往不平混  
然一之以管窺天  
者莫見其涯故似  
不齊也淵者靜默  
之謂耳夫水常無  
心委順外物雖流  
之与止觀恒之与  
龍躍常淵然若  
未始失其靜默也  
至入用舍雖異玄  
然一焉故畧率三

異以明之雖波流  
九變治乱紛々居  
其極者常淡朕自  
得泊乎忘為也未  
始出吾宗者雖變  
化無常深根寧極  
也委蛇者無心而  
隨物化也不知誰  
何汎然無所係也  
變化弟靡世事波  
流無往而不因也  
夫至人一耳然應  
世變而時動故相  
者無所措其目此  
失而走此明應帝  
王者无方也食豕  
如食人忘貴賤也  
於事無与親雅所  
遇也彫琢復朴去

晉書南華經卷之五

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  
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卿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  
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外也然後列子自以  
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  
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音倪  
林肅齋云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

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  
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  
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  
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  
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  
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  
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  
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  
汝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  
地文者以猶禪家脩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

晉書南華經卷之五

華取實也塊然形立外飾去也紛而封哉雖動而真不散也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 既其文未既其實人者不識不知之處是也

夫道未始有物空虛无相莫之與匹侯眾雖無雄吾非胸中徒無雄而卯是道每世元而必信者故使人得而相也地每陰同德則莫得而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

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為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見為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為机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為善者机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冲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

增補南華經卷之六

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欬滅之意杜德挽亦是脩觀之名德挽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挽而不動故有生意欬滅之狀季咸遂以為弗活矣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挽同但挽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挽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挽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挽善者挽猶言性之動處也太冲莫勝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說

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說

氣机也三淵之象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觀極蓋未嘗不淵也太冲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于天而示以無所亦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无心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為其止也因以為弟靡則莫知其為靡也其動也固以為波流

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淵皆說盡則不泐為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坎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弟音頽弟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

則莫知其為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盡也彫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執一以是終雖万物擾之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范註

無雄奚卵者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徇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喻列子之未盡其實地文者山川草木也草木萌牙恬然安靜

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陸方壺云又自立於不測遊於何有生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節人走畏其言之矣

增補莊子卷之三

卷之六 齊俗篇

十一

不見動搖各正性  
 余不待人力但覺  
 大地寂然而已度  
 人經所謂神風靜  
 默山海藏雲天无  
 浮翳四氣朗清一  
 國地土山川林木  
 緬平一等無復高  
 下正是以意即所  
 謂杜德机杜開藏  
 不可見也杜權者  
 閉藏之中却有權  
 變竟與昨日所見  
 畧不同也杜權正  
 與杜德相对天壤  
 者天之十二辰辰  
 言天之壤地也天  
 壤字又每地文相  
 對地主靜天生動  
 謂之天便有動意  
 示以天壤者外則  
 名實不能入其心  
 內則机發于至深  
 季咸見吾善端發  
 露之机耳狻有不  
 盡知者太冲狻言  
 太和太冲則在杜  
 德机善者机之間  
 莫有勝于此者故  
 言太冲莫勝衡平  
 也衡氣机者处于  
 地文天壤之間動  
 靜各半得其平也  
 衡字又對上權字  
 示之以太冲莫勝  
 者即衡氣机也觀  
 桓鏡所盤桓也審  
 當作潘米汁也水

曾謂南華經三言

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固謂有道則惑矣夫  
 腹於雖而睽於雄兆呈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  
 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試與之子必以道自亢  
 信乎人得而相汝也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  
 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火之將  
 而文者猶有氣色者蓋壺子修觀以地文之  
 地不動故曰萌乎不淵將箇生机萌於九地之  
 生不閉義德似灰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  
 者開我德似灰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  
 生遇我德似灰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  
 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心于虛空諸蓋壺子  
 之以天壤者將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  
 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息  
 以踵之踵人是中善者也善机亦即生机  
 皆本於此以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善机亦即生机  
 循言好悅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  
 不正之氣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  
 冲莫勝太冲莫勝與天壤也文皆觀名太冲  
 即冲莫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衝氣機亦即生  
 見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機之發於機者可  
 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一為攝上三觀而冲  
 觀桓不測之審為淵一段摠攝上三觀而冲  
 味桓不測之審為淵一段摠攝上三觀而冲  
 曰此處三馬他日又來神巫立尚未定流冰也  
 走蓋壺子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即未定流冰也  
 本性道家所謂元神未始出吾宗宗即未定流冰也  
 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知誰伊蓋宗即未定流冰也  
 動以連机亦無順化自然委蛇不知誰伊蓋宗即未定流冰也  
 因以子為類靡因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  
 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  
 當知學簡甚麼學簡自簡然也者學簡忘已忘  
 而忘也者其故反執也一知其有妻也食  
 如人食不知其有也返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  
 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封即齊物論中所謂  
 封豨言終身不知有已為常也三年不出以直  
 是終言終身不知有已為常也三年不出以直

曾謂南華經三言

成淵處必有泡沫

浮于水面如米汁

也流水之審為淵

者上面雖水流下

頭水却停蓄也

桓之處止水之處

上面流水底下停

畜之處皆謂之淵

淵有九名見列子

此不過處其三言

尚未盡也止水之

淵以况地文杜德

机是全然不動

桓之淵以况天壤

善者机雖淵水不

動有觀盤桓其中

便有靜中微動意

流水之淵以况太

中莫勝衡气机水

上一半流下一半

止流止各半正得

其平故以為太冲

衡气之喻未始出

吾宗宗即所謂大

宗師也

王註

古者帝王之

治天下必有

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妙哉○李衷

一云棄而走者畏其言之靈驗也無雄奚卵者

即下文所謂虛也雌陰也雄陽也復命篇云受得

如參同契云北雞不獨卵是也惟復命篇云受得

真仙訣不得雄施安能成如不獨卵是也惟復命

道屬陽言其未得道之意地文者山川草木也

草木萌芽恬然安靜不見動搖但覺大地寂然

而巳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一天無

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山川林木細平一等無

見也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覺與平日所

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字又與地

對地主靜言天動謂之機也天壤字又與地相

成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机發於至深季

侯言太善端發露之機耳先有不盡知者太冲

勝于此者故言太冲則在杜德机先有不盡知者

下也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气机者

對上權字示之以太冲莫勝者即衡气机也

恒觀所盤桓也審當作潘米汁也流水之審為淵

有泡沫浮于水面如米汁也流水之審為淵止水

上處見列子此文杜德机是全然不動觀盤桓之

九名見列子此文杜德机是全然不動觀盤桓之

之淵以况地文杜德机是全然不動觀盤桓之

以况天壤善者机雖淵水不動有觀盤桓其中

便有靜中微動意流水之淵以况太冲莫勝其中

氣机水上冲流下流一半止流以况太冲莫勝其

平故以為太冲流以况太冲莫勝其

宗師也委蛇順化自然之喻未始出吾宗宗即大

親不知有食豕食如人食無情無為之貌紛冗也

封閉也處紛若一不知紛也無情無為之貌紛冗也

抵壺子一段其心而已帝王之道終身也天

於天下只虛其心而已帝王之道終身也天

有生則善机可露色相便非自宗夫惟未始出吾

一有起念便露色相便非自宗夫惟未始出吾



知如神若此之多  
也然則聖人出  
而治天下使人不  
可得而相者固所  
以取天下而用之  
之道也

**集註** 不震不正崔  
本作不震不

止全然列子作灰  
然莫勝列子作莫  
朕審列子作潘无  
與親列子作无親  
封哉列子作封戎  
似于文象為優當  
從之

**無為一節**

**高註** 無為名尸因  
物則物各自

當其名也無為謀  
府使物各自謀也  
無為事任付物使  
各自任也無為知  
主無心則物各自  
主其知也体尽無  
窮因天下之自為  
故馳萬物而無窮  
也游无朕任物故  
無迹也尽其所受  
乎天足則止也無  
見得見得則不知  
止也亦虛而已不  
虛則不能任群實  
也若鏡者鑒物而  
無情也不將不迎

宗則虛矣不滅一念杜何自見不生一念善何  
自見不生滅一念衡何自見無動無靜無垢無  
淨與陰同德與陽同波離人入天出入無不  
可得而知安可得而見哉得是道者在至人則  
無相在至治則無為在  
子寓言之意蓋如坎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林慮齋云**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

主也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  
言不暮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  
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為謀  
府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為事  
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  
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  
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  
盡而無窮盡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  
窮而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  
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  
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  
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

不藏來即應去即  
止也物來即蓋  
不以心故雖天下  
之廣而無神勞之  
累

**呂註**

無為名尸則  
我無名而天

下莫能名無為謀  
府則我不謀而天  
下為之謀無為事  
任則我無為而任  
事者責無為知主  
則我無慮而天下  
為之慮体尽充窮  
則光大之至游乎

况于人乎若然者  
蓋其所受下天而  
無見淨所謂常因  
自然而不益生也  
所謂虛者豈虛之  
而後虛哉吾心本  
虛故也其心若鏡  
不將則既往无所  
存不迎則未來不  
可見應而不藏則  
方今不可得尽其  
所受于天者如此  
是以勝物而不傷  
也

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  
然也無所着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  
伊嘗將之伊嘗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  
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伊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  
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  
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  
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  
平淡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則遊於無有撰出一段壺子說話以又發揮正  
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  
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為名尸尸則不特無近名  
之心而所以致名之實者亦竟而無有矣便是

名實不入之意無為謀府之言聚也吾儒只  
說得箇集眾思廣忠益大道却說自然而然伊  
思伊慮故不為謀府無為事任者有心擔當  
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  
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  
禁止之意體盡無窮而游無朕者人有為則有  
窮無為則伊窮之有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  
心則入於無有無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  
始也者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到生之理本  
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到生之理本  
有得實無所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到生之理本  
我於燃燈佛所得故法實無所得見猶在之見佛說  
則知道之本體亦虛焉盡無所得見猶在之見佛說  
之與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  
藏至人之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勝  
字平讀言法任萬感也傷謂不損本體以傷勝  
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脉不斷看他文字起  
伏之妙○李袁一云以一段正言其虛以盡上  
文未盡之蘊尸主也無為名尸無名也府聚也  
無為謀府無謀也任肩也無為名尸無名也府聚也

南海一節

高註 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

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待之甚善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

所食自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神之不衰也不可得不已

集註 儵喻有象忽喻无形渾沌清濁未分喻自然也簡文云儵忽取神速譬有為也渾沌合邪貌譬無為也

應帝王補遺

集註 古之應帝王者無為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

高南南在經三注

宰也無為知主無知也皆無為無心之意有為則有窮無為則何窮之有有心則有朕無心則何朕之有故體道則盡于無窮游心則入于無朕如來本性所受乎天之生理盡即體之遊之也雖名有得實無所得故曰亦虛而已然豈虛之而後得皆言其虛也故曰亦虛而已然豈虛之而後震哉道本虛也心虛若鏡妍媸聽其自照去來付之無心未至不有既過不留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言不損本軀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林庸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墮枝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實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着泥着則為痴人前說妄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口鼻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哀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翻說得來便如此說怪但文亦奇矣莊子三十二篇分為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撥篇

駢拇之六句皆在經三注

北齊書卷之三

故南華以鑿缺問  
王倪為是篇之首  
有虞有慮泰氏  
喻無為無為足以  
配天以帝王所以  
應也若夫以已出  
經式彖度欲以化  
天下之民无異矧  
弋熏掘而致為鼠  
是速其高飛深穴  
之外耳蓋有為則  
有心有心則知謀  
所由出奸詐所自  
生雖父子之天有  
所不能固其于君  
民之際求如標技  
野鹿之相忘可得  
乎是以天根問為  
天下谷以心營氣

漢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  
忘功善實使物自  
喜皆所以應帝王  
之道以無為為之  
者也貞有神巫知  
人生死俞知謀之  
士審觀時政足以  
料國之盛衰知謀  
數術不越乎人為  
之偽所以用之有  
窮而無為之主則  
豈知謀可度術數  
可窺哉結以南北  
二帝遇于中央言  
道散為物為無入  
有今會而一則  
非不善也有一則  
有散所以救儻忽

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其書本  
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  
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  
處或以為內篇文精外篇文粗不然也又有以  
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  
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  
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于世間故以人  
間世繼之內德既充而符應于外也人師於我  
而我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  
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  
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  
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  
出自無窮快恬

陸方壺云上言至人能勝萬  
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  
無竅鑿之迹也故本體不傷莫  
學南海之儵北  
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  
死此便是有傷底樣子南海之  
帝火德也北海  
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  
水能流火能燄  
故名之曰儵也中央之帝土德  
也水能流火能燄  
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  
象全入中宮故  
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  
自宜收聽返視  
徑入虛無混合同融打成一片  
方為報德柰何  
欲以色声香味報之日鑿一竅  
使之視聽食息  
故七竅開而渾沌死夫人之生  
也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本體之真渾然如未彫  
之樸以筒渾沌  
人有人之自夫形生神發之後  
知誘物化緣六  
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  
於是愛憎是非  
紛然互作逐妄迷真去道日遠  
清靜經所謂既

之鑿不若彼此無  
心相忘而交化也

外篇總論

王注 內篇余題本  
于漆園各有

深意外雜篇則為  
郭象所刪修但摘  
篇首字意名之而  
大義亦存焉內篇  
既詳述性命道德  
之理故於外篇首  
論德性所不當有  
者併駢技質荒之  
於形也本意原干  
道德經之餘食贅  
行以明道也

者之遠道也而  
敷演滂流浩翰若  
此夫人之德性粹  
然如玉在璞其所  
漸被木潤山輝及  
為聰明所鑿仁義  
所分但知求善於  
物在己之真淳喪  
矣故李魯史離曠  
楊墨得性之偏沿  
習之僻是為多駢  
旁枝之道而天下  
從奔慕之卒失其  
性命之情其遺道  
德之正所以亂天  
下也唯能忘其異  
而一之如鳧雁之  
無容斷續而各不  
失其自然斯為近

着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想憂苦身心流浪生死未失真性聖賢吃緊為

人往復立教以返還歸復為本老子云復歸於

嬰兒復歸於無極復歸於樸蓋謂是也而孟子

之書亦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三教聖賢

為宗以復歸于樸為主蓋所以羽翼道德之經

旨其書有玄學亦有禪學有世法亦有出世法

抵一意貫串所謂天德王道皆從此出學者苟

能虛心讀之久而恍然真不覺其有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者○李秉一云道體本虛其不能虛

心未去耳前念未滅後念復起東念忽至西念

又生緣六根而染六塵因六塵而起六識逐妄

迷真去道日遠都緣心之故心非死則不能虛

也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

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燄故曰儵曰忽土冲氣

故曰渾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坎離交

媾總歸坤宮故曰遇於渾沌之地仙家所謂遇

黃屋之前又云味羨黃庭歸于鼎內是也曰遇

意渾沌之地非有形之可下腎之上胃之前是形

虛空之所非有形之可下腎之上胃之前是形

食此獨無有無有者無窮也渾沌無窮故無

應帝王總論

李秉一云以帝王名篇而不言古帝王何也此  
在生微旨也以帝王言帝王即非帝王他釋氏

增補南華經三註

道矣然天下皆惑  
吾將奈何遂設臧  
穀亡羊以喻伯夷  
盜跖各以所徇為  
君子小人之分而  
其殘生傷性一也  
信能去迹絕尚性  
無所屬反本真極  
遊乎物初則駢枝  
贅疣身形俱忘君  
子小人均於自得  
故終以順性命之  
情為至而本然之  
聰明不廢也

駢拇一節

註  
夫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  
為不足以則駢  
贅皆出於形性  
非假物也駢身  
不駢其性各足  
而此獨駢枝則  
於眾以為多故云  
侈耳而惑者或云  
非性因欲割而弃  
之是道有所不存  
德有所不載而人  
有棄材物有棄用  
也豈至治之意哉  
物有大小能有多  
少所大即駢

增補南華經三註

所云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即非如來也故以希  
韋伏戲顛項求帝則希韋伏戲顛項而巳以舜  
禹湯武求王則舜禹湯武而已不足見帝王  
帝王非帝王有應帝王存焉無為之道是也道  
隱乎無名成乎無謀行乎無事知乎無智名以  
仁義即非仁義而無仁義名以禮樂即非禮樂  
而無禮樂帝不得無以帝王不得無以王老子  
曰上德為之而無以虧也為失道而後德矣德而後  
仁仁可為也義可虧也寂寞而天下治矣故又  
言無相為也妙於無相乃真相也帝妙於無帝乃  
真帝也雖然其言儵忽渾沌之帝伊也帝無儵  
儵者儵性儵來之意帝無忽忽者恍有恍無之  
意帝無渾沌渾沌者無分無別之意耳口鼻  
可得而形相也容止威儀可得而色相也儵忽  
渾沌不可得而相也死而未嘗有哉故曰儵忽渾  
無形其待無狀況也仲尼贊堯民無能名其舜  
也曰無為而治生則以為黜削而囚殺之矣  
仲尼之所謂無為無名者  
乃在生之所謂有相者也

外篇駢拇第八

陸方壺云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  
性命道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標取篇首兩  
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  
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而篇熟則  
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李秉一云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  
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末  
用一句叫出子魏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而不敢為禹舜之行上下俱不敢為則虛  
靜恬澹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余之情於是  
乎得之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  
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

增補南華經三註

所多即駢駢贅之  
分物皆有之若莫  
之任是都弃萬物  
之性也夫每物真  
者無多也故多方  
於仁義者雖列于  
五藏然自一家之  
正耳未能每物无  
方而各正性命故  
曰非道德之正也  
方之少多天下未  
嘗有限然少多之  
差各有定分毫芒  
之降即不可以相  
歧故各守其方則  
少多无不自得或  
者聞多之不足以  
正少因欲弃多而  
任少是奪天下而

棄之不亦妄乎故  
駢枝於手足直自  
性命不得不然非  
以有用故然也五  
藏之情直自多方  
耳而少者橫復為  
之以至淫僻而失  
至當於体中也聰  
明之用各有本分  
故多方不為有餘  
少方不為不足然  
情欲之所蕩未嘗  
不賤少而貴多也  
見夫可貴而矯以  
為之則自多於本  
用而困其自然之  
性若乃忘其所貴  
而保其素分則於  
性無多而異方俱

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封無用之指也多  
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  
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林鬪齋云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  
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  
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此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  
侈刺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縣  
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  
後故曰出于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  
之于外也列于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  
自然故曰非道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

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  
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  
○陸方壺云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  
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  
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  
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癭瘤也蓋  
身體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後  
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於形哉而侈於性  
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者則知皆無用之物而  
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  
曰五性感動列於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  
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  
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夫自道德降而仁義與亡羊始多岐矣  
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  
等諸駢枝均一無用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

全矣

呂註

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懸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才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載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于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无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矣

是故一節

郭註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然蹈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于枹杙之口而又競辨於楊墨

肉也枝於手者對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義之行而多方于聰明之用者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窳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救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林慮齋云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



之間則楊墨不亂  
 群言之主也此教  
 子胥師其天性直  
 自多駢旁枝各自  
 是一家之正耳然  
 以一正萬則萬不  
 正矣故至正者不  
 以已正天下使天  
 下各得其正而已  
 物各任性乃正正  
 也自此以下觀之  
 至正可見矣以枝  
 正合乃謂合為駢  
 以合正枝乃謂枝  
 為歧以短正長乃  
 謂長為有餘以長  
 正短乃謂短為不  
 足各自有正不可  
 以此正彼而損益  
 之如其性分非可  
 斷續而任之則無  
 所去憂而憂自去  
 矣

呂註

明者謂其自  
 見今以所見  
 為明是以自見與  
 所見合而駢之也  
 聰者謂其自聞而  
 聲律絲竹皆在外  
 者則是益而多之  
 也故道之所自出  
 率性之自通則天  
 下皆足于已不為  
 有餘也擢德則助  
 長塞性則厭其所  
 生惟其為之太過  
 以收名聲則天下

增補南華經三註

卷之六 齊俗

十一

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  
 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  
 法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  
 語簧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累以繩而結事之無  
 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累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脩改也脩改  
 其言句以為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間救勞也跬音企蹠歧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  
 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救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  
 為非乎而楊墨之徒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  
 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  
 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正正者猶言自  
 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  
 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歧雖長而不為有餘  
 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盡有味即前所謂天  
 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也歧起也有  
 所歧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  
 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  
 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  
 與噫同嘆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

增補南華經三註

十一

相鼓和之以奉不  
及之法此曾史所  
以枝干仁也道在  
不言則辨非道也  
瓦貴辨此而累之  
繩貴條直而結之  
句所以通其讀而  
竄藏之心貴乎虛  
而遊于堅白同異  
之間故行駐立以  
喻無用之言如累  
瓦結繩然者此楊  
墨所以駢于辨也  
凡以皆非天下之  
至正彼至正者不  
失其性命之情則  
無為自然而无所  
加損矣

**集註**

離朱黃帝時  
人孟子作離  
婁百步見秋毫之  
末擢德選取好名  
目也塞性救塞其  
性之自然也曾史  
曾參史鱣也累瓦  
結繩言聚无用之  
語如瓦之累如繩  
之結也竄如點竄  
之竄增其文句也  
救疲也跬半步也  
言辨者之勞如疲  
救之人半步而行  
也

人情矣故嘆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知  
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莊  
子之為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  
說侮之數為陸方壺云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  
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  
者亂五声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辯  
色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遠窈冥昏默何  
音可審伊色可辨是以善体道者還吾視收吾  
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於朴老子  
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  
知離朱師曠遠足階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于  
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  
源之塞言為仁者拔其德之卓者而塞其性之  
流者以此收取名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  
簧曰是以人也為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吾弗可  
及也故曰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  
枝於仁者非與而曾史是已曾史註曾史  
曰難二子忠孝之盛而仁義之則也理或宜然  
駢于辨者滑稽如累瓦佞屈如結繩竄句於古  
人章句之中而求以自証將心于堅白同異之  
間而求以自異救跬即參同契所謂救髮腐齒  
之意言終身以異救跬即參同契所謂救髮腐齒  
駢于辯者非乎而楊墨是已凡此皆多駢旁枝  
之道而非天下至正之道也至正則道德是已  
此篇所論乃莊子至正之道也至正則道德是已  
殊覺刺眼於此勤過許汝抹過上頭關也今之  
駢枝於仁義之行勤過許汝抹過上頭關也今之  
矣枝矣非正也彼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  
之實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全其所受於天  
命之情渾然天成所謂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無  
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駢  
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  
其不足是故鳧脛短矣而不可續也而斷之則悲  
鶴脛長矣不可斷也而斷之則悲何者性長則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非

所斷性短非所續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非

且夫一節

此復以手足起喻見駢枝

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身續之則憂斷之則悲者頗同而意實不相類蓋手足之有決斷駢枝之故招之也使其无駢則无庸於決矣無枝則无庸於斷矣無決無斷又帝泣之有紮是帝泣之憂又非枝之故也然駢者以不足于數而見憂枝者以有餘于數而見憂其饒乏雖不同其為憂一也以况為仁義者以萬目而憂世人不行仁義者决性命以饗富貴其善惡雖不同其為憂亦一也然謂之曰憂則必不能自造其造矣不能自造其造者非性命之情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大道既降三代而下為仁義而憂者天下何謂之也謂之喧

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情失矣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造其造無所去憂焉意與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謂畏天命憊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响音吁 纆音累

雜之意萬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矐視故半閉其目則見其睫象茸如萬故曰萬目遂首萬目皆詞人下字之新巧莊子以前未有也以下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無庸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固然也固然之道謂之性成不待鈎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于天下也固亦順其常然使之各得

**林慮齋云**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萬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象茸然故曰萬目萬者遂萬之萬也萬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饗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嘆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来仁義信非出于本然也囂囂嘈雜也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鈎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也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响俞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响俞猶嫗撫也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歧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

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

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

虧也虧則削其性  
 矣侵其德矣既不  
 可虧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縲索  
 而遊乎道德之間  
 為哉將使天下失  
 其常然而顛倒生  
 惑矣惑之大者至  
 于易性譬之小惑  
 易方今天下非小  
 惑也伊以知其然  
 耶自有虞氏招仁  
 義以撓天下也而  
 天下莫不套命于  
 仁義也伊以狹率  
 有虞夫舜以匹夫  
 居深山之中一年  
 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國以至成德  
 升聞帝命以位不  
 階寸土而有天下  
 是非招仁義以撓  
 天下而天下奔命  
 之尤著者歟使天  
 下奔命于仁義是  
 虞氏以仁義易天  
 下之性也

故嘗一節

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  
 固泥也縲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  
 已則固泥拘束伊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  
 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  
 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  
 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  
 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惑迷  
 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迷則  
 失天地之性矣階上句以形下句招猶今人言  
 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  
 皆趨於仁義套命為其所使而套趨也知仁義  
 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呂吉甫云  
歲矣為而非人情乎唯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  
 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之  
 太過者也夫駢枝之于手足或有餘于數或不  
 足于數至于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人萬且  
 而憂世則有餘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余而饜  
 不足于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余而饜富貴則  
 則決之而泣斃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  
 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  
 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  
 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縲索遊于  
 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  
 以無為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  
 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增補南華經三註

卷之六外篇駢拇

七

**即註** 自三代以上

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夫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事已或以癡癡之事易垂世之性而况悠之者哉夫隄君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伊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癡癡禿胫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雖揮斥八壺而神氣不變手足振振而若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則與世同殉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大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真我極堯桀將均于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 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

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

曹甫句作五二生

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釋** 屬齋云

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博塞讀書二事之

卷之六 小篇 齊母

十九

所以為神者隱矣如禹之胙臆湯武之征伐雖出下不浞已而其迹則不免于殉天下之弊在子故絕其弊而反于神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宜尔非小之也伯夷歿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歿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一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

陳註伯夷歿名蓋不能弱其志

盜跖歿利蓋不能物群而不黨恭而有禮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羊後大為美誠有取尔也故莊子以亡羊為失道之喻

且夫一節

此段分明指出已意屬其

性乎仁義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

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說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

也陸方壺云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也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殉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殉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隆污異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何以異哉又於羊設譬讀書博塞則一焉耳何以異哉又於羊設譬讀書博塞惡不同而傷性則一論至于是雖若駭觀然却有至理蓋人性上不可添一物伯夷只為於性分上添了箇為善念頭是以遜國而逃諫伐而餓殘生傷性與歿利於東陵之上者等侯書所謂金屑雖貴着之眼中何殊砂土意蓋如此且天下之人殉君子之名而為善乃至論其極處殘生傷性與小人同則又何取于君子小人之辨而必欲殉其名也哉甚言其不可殉外而喪真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臧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

也屬其性乎五味  
雖通如俞兒人謂  
之臧而非吾所謂  
臧也俞兒欲牙能  
別淄澠之水蓋古  
之善知味者見淮  
南子屬其性乎五  
聲則師曠聽矣吾  
不謂之聰屬其性  
乎五色則離朱明  
矣吾不謂之明何  
哉凡吾所謂臧非  
仁義之謂也臧於  
其德而已矣任性  
余之情而已矣蓋  
德者泮然天成一  
而不分乃吾人性  
余之正理所謂天  
下無常然者若乃  
而多方於聰明之  
用則非所謂任性  
命之情矣故任性  
命之情者不徇外  
以喪真故夫物感  
之交耳目為最任  
性命者非無聞見  
也眠聞見而已矣  
故聰者不謂其聞  
已而謂其能自聞  
見者不謂其見彼  
而謂其能自見自  
聞自見者喪其耳  
忘其目收所返視  
而復歸于朴也夫  
不自見而見彼不  
自得而得彼者是  
有見于外而無見

增補南華經三注

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  
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  
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  
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林肅齋云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韓參史

子魚也名鯀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  
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  
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  
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  
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  
及處這一波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  
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個波字自得  
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  
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驚于外則皆為淫

卷之六下第解

十一



于內者也謂之得  
人之得而不自得  
其得遠人之遠而  
不自遠其遠雖盜  
跖與伯夷清濁不  
同其為淫僻均矣  
予深愧乎道德是  
以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而下不敢為  
淫僻之行也此篇  
所論仁義道德身  
吾儒殊旨讀者當  
具另眼

呂註

以此保彼為  
屬之性於仁  
徇仁者耳故不善  
也率性通彼乃善

不付之于我而屬  
之於彼雖通之如  
彼而我已喪矣故  
各任其耳目之用  
而不係于離曠乃  
聰明也故善於自  
得者忘仁而仁謂  
仁義為善則損身  
以徇之此於性命  
還自不仁也自身  
且不仁其如人何  
故任其性命乃能  
及人及人而不累  
于己彼我同於自  
得斯可謂善也夫  
絕離棄曠自任聞  
見則萬方之聰明  
莫不皆全不自見  
不自得此舍己效

曾甫有筆三注

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  
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  
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  
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尔晦翁懲象山  
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  
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  
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  
說到頃悟處盖有所懲而然非論孟二書之本  
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  
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

此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  
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允人人皆  
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  
禮頓也不然仲弓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仲看此數  
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  
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  
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畧乃曰請問其目此即  
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

卷之六下第解毋

十一

地補前新終言

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愧道德之不為謙宜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後容炊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集註 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口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一云黃帝時人云齊人也

南子作申兒口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一云黃帝時人云齊人也

曹補前新終言

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

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

着力不得也先師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

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

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

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

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脩身其戲侮堯

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於筆端而

已塘東劉叔平向任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

憤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

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

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

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澆洋自恣以適己此數句真道著莊子

云夫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

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声色非吾所

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

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已有謂其所

臧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

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

彼而自見是謂見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

曹補前新終言

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不自得

馬蹄一節

陸註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

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喻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放于羨臺路寢也斂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飽於羈馬阜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歿無幾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者胡為賢馬以損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雖與絡通洛首曰羈終足曰馬阜棧槽也馬銜曰橛馬纓曰飾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鈎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以柔埴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從是也而世徒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以亦從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上不為仁義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

外篇馬蹄第九

林孺齋云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過其意則自前篇天下有常然生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斂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羨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雖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饒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鈎繩哉然且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音洛音的

林孺齋云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

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歧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羨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也羨者養也居移氣食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雖之籠絡也羈絡其

增補南華經三言

呂註

駕驥各適性而足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无羨於榮華耳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尽其能也尽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你駮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駕驥之力遠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行而不返則期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記註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羨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之上架屋當中為門因以為宮室之儀今倍狹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府路寢正寢也儀臺路寢總也宮室之全言之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增補南華經三言

卷之六外篇馬蹄

三十四

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鞅後鞅也連列之也阜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檝街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檝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個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筆密如羨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刺雖馳驟整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亦徒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呂吉甫云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羨臺伯樂以燒剔刺雖治馬而或者十二三則強為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或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善為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為天下而失其常然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卷之六外篇馬蹄

三十五

吾意一節

郭註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

善治天下者能不以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于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余曰天放天放者放蕩於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無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也其視顛顛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无心之意

山無蹊路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机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闕群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烏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漓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欲則

魚浦百卷五二生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於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跽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

過也 音薛

林麓齋云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同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于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得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朴拙無心之意又就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

卷之六外篇馬蹄

一六

奢侈生而文飾繁  
太朴之所以日散  
也故无知无欲而  
民之常性得矣安  
所庸吾治哉此篇  
所言至德之世每  
戴記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語意頗同  
讀者更當理會此  
個景象其在吾人  
即赤子純一未發  
時也父母教之而  
知識開後聖人治  
之而真性失也所  
以体道者復歸於  
嬰兒論治者追隆  
於上古以下又言  
聖人治天下之過  
意澶漫即汗漫也  
摘擗曲折手足之  
意言聖人以仁義  
強天下而天下之  
心始疑以礼樂乱  
天下而天下之心  
始分疑與分而太  
朴散矣散則為器  
故純朴不殘之先  
孰為稀尊乎稀尊  
成而純朴殘矣白  
玉不毀之先孰為  
珪璋乎珪璋就而  
白玉毀矣以况道  
德不廢安取仁義  
乎性情不離安用  
礼樂乎以至文章  
烜而五色迷六律

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踞未通也人  
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  
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太人尚遠無害  
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  
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闕人與物相忘也東坡  
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烏雀巢於低枝桐花鳳  
四五日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  
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  
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  
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  
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  
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  
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  
回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  
之文更無此等法度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  
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蹙蹙勉強而行之貌蹙  
跛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擗  
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槩是也此又是  
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  
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

曾補南齊書卷之三

卷之六外篇異語

三十一

作而五声混道之所由裂也乱之所由階也作者之聖備之矣故殘朴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呂註**

不離其真則

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朴為仁義毀王為璋以況離情性為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樸則工匠之罪除矣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夫馬一節**

**節註**

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

里之踏可至而群馬之性不失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含哺鼓腹民之

曾甫有在至三主

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為之故曰

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玉不琢不成器故曰白玉

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

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

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

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

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文采亂五色

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

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陸方壺云

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

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

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放之而自

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填填顛顛自足而無

求于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故止于馴家而足

混若同得與一世而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與物無害故物

馴也知則離道以差欲則離性以飾素朴者無

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彰

也此云及至聖人從云及至其迹也聖迹既彰

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

聖人則有斯弊吾若之伊哉殘朴為器毀玉為

璋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

可尚之迹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踈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鸞曼詭銜竊轡故

卷之六下馬節

三

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為也

**呂註**

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踈

知止此矣後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送屈折禮樂縣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唐而至盜者佚民踈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介間端倪闔曲控扼驚則馬之很曼則馬

之謂也夫德源後唐介倪闔扼之所任而施其驚曼以詭銜竊唐以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范註**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馬

之相踈必以是向後故曰分背相踈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詭銜自出其銜竊唐偷脫其害縣跂如縣物而使人跂足及之也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喜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林虜齋云**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作

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踈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軛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闔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闔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為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此聖人作而後有



馬蹄篇補遺

集註

此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

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象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及其態次借陶埴立論言有心有為於治而不若無為而任物之化也又卒至德之世無知無教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堯別則雖以求追風之步也未引上古之民誠實淳朴熙之自樂以証皇王無為之效後世求治大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胠篋總論

高註

是篇以胠篋

除題考驗韻也。胠也則胠篋者後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奸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

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跂不

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術竊轡也。內篇外

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

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

箇長枝大葉處故或以為非莊子所作却不

然。陸方壺云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飢渴之

常性也相靡相踈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

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机事而

後有机心。机者車上之物所以駕馬者也。月

題頭之額鏡如月者也。介也。倪睥睨也。獨立

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闐。馬頭曰扼。曲

其頸以拒人不受羈勒也。鶩悍鶩也。曼套突也

詭術者詐受其銜竊密者偷弊其害言馬之知

流於詭譎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

以况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

體。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踈。或好

知爭歸於利而不可止。伊謂好知爭利當赫胥

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今則聖人教之辨

其制度審其聲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

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

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

天下無知無利之為得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

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外篇胠篋第十

林肅齋云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

復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

法遠足以為大盜媒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而

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議論皆道

德經之疏義局儒讀之未免駭汗然意却精到

北齊書卷之三

不可不深思也

下有被其害者矣  
南華務在絕聖  
知培斗折衡思復  
上古無為之治然  
其還淳反朴之要  
在明乎真知以正  
其所趨復乎真善  
以全其所受而已  
使任治道之君子  
皆如漆園之用心  
伊患乎世道之不  
與淳風之不復哉

將為一節

郭註 朕開也探以  
手取物也發  
亦開也三者皆盜  
之小者言人將欲  
為此章而作防

其肩鑄鐵膝微纏  
之類高鑄鎖鑰也  
世倍之所謂知者  
如以而已矣然而  
巨盜至則挈之而  
趨唯恐其膝鑄之  
弗固也是昔為小  
盜防今為巨盜積  
矣故嘗試論之世  
倍之所謂知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伊以  
知其然耶昔齊之  
開國自太公始經  
制立法皆嘗不法  
聖人法聖人萬古  
一日可也一日田

將為朕筐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膝固肩鑄此世倍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筐擔囊而趨唯恐緘膝肩鑄之  
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  
者乎故嘗試論之世倍所謂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  
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  
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  
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  
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  
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  
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  
聖智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將為之為去  
聲朕音祛肩  
音決

林慮齋云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處粧撰一

段譬喻自為奇特朕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  
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膝繩結也

成弑其君而盜之

國豈唯盜其國哉

將併其所謂聖知

之法而盜之蓋田

成以私量貸公量

入是借聖人之法

以濟其竊國之私

然而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有齊

國者十二世非以

滕鏞之固乎然則

聖人之法遠足以

為大盜之媒耳後

世若操養之金滕

惠卿輩之周禮皆

挾攻術不可謂以

老無見也

也

真聖知者固不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嘗試一節

言暴主亦得  
據人君之威

以殺資臣而莫之

敢抗者皆聖法之

由也向無聖法則

桀紂焉得守斯位

而放其毒使天下

側目哉聖勇豈知

仁五者所以禁盜

而反為盜資也聖

人利天下少害天

下多信哉斯言斯

言雖信而送不可

也

也

攝纏繞也。高管鑰也。鑄鎖也。世倍之知本為鼠  
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  
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  
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  
此喻之。○陸方壺云：為大盜積為大盜守言知  
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為而執之  
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  
守國而為人守之也。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  
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  
也。具

嘗試論之。世倍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菑弘脆子  
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  
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造而無有道  
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  
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  
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  
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  
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  
而邾郚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

言暴主亦得  
據人君之威  
以殺資臣而莫之  
敢抗者皆聖法之  
由也向無聖法則  
桀紂焉得守斯位  
而放其毒使天下  
側目哉聖勇豈知  
仁五者所以禁盜  
而反為盜資也聖  
人利天下少害天  
下多信哉斯言斯  
言雖信而送不可  
也

亡聖者天下之知  
 未能都亡故頂聖  
 道以鎮之也群知  
 不亡而欲亡聖知  
 則天下之害又多  
 於有聖矣然則有  
 聖之害雖多迭愈  
 於亡聖之無治也  
 雖愈于亡聖未若  
 都亡之無害也甚  
 矣天下莫不求利  
 而不能一亡其知  
 何其迷而失致哉  
 夫竭唇非以寒齒  
 而齒寒唇酒薄非  
 以圍却却而却却  
 圍聖人生非以起  
 大盜而大盜起此  
 勢也夫聖人不立  
 尚於物而不能使  
 物不為也故人無  
 貴賤事无真偽苟  
 為聖法則天下吞  
 声而聞服之斯乃  
 桀跖所至賴而以  
 成其大盜者也若  
 乃絕為守朴弃其  
 禁令而代以寡欲  
 所以培擊聖人而  
 我朴自全從舍盜  
 賊而彼姦自息也  
 古人有言閑邪存  
 誠不在善察息盜  
 去華不在嚴刑以  
 之謂也竭川非以  
 虛谷而谷虛夷丘  
 非以實淵而淵實

南華經卷之六外篇解詁

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夷而  
 淵實聖人已歿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  
 矣聖人不歿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  
 則是重和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  
 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  
 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  
 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  
 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和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  
 弗能禁此重和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  
 明天下也（施音）

**林麓齋云**脗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  
 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  
 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  
 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說  
 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

南華經卷之六外篇解詁

四十一

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小盜之所資而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禁盜也然大盜又逐而竊之則反為彼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室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以公器然後是故仁義賞罰足以誅竊鈎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由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以示人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其物極物盡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徒迹耳若示利器于天下所以資盜賊也

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倍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谷與川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関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之意竊鈎小盜也鈎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為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

呂註

世倍所謂知所謂聖者皆

以法為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倍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倍之聖知反以資盜則利天下必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以况相因象酉耶即以况非相

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培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所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以聖人必於大盜不起天下所以无故也所謂成者不生其心是已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

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

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

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

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

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

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方壘

云以段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

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

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箕子胥四子之忠幾

乎其盛者也彼其飾躬厲身以立天下之防其

緘滕高緝可謂固矣然而龍逢斬而比干誅其

立節故暴君得因其好名而濟之曰是不忠者

也而後之是不唯不足為大盜妨而反為大盜

劫矣故聖知而兼之勇者也是善人準其道以立

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

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

聖道未必害而盜跖用之遠以為害耳又四賢

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故曰以下又承上言聖

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道未始不相為用

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與齒不同

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如魯趙然魯與趙同

衿而魯之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

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

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唇

齒魯趙之事觀之則知聖人之生大盜之備也

法蓋愈嚴則盜之憤辭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

四之

人以治天下是重  
利盜也詳見下文  
并竊之語故竊鉤  
者誅竊國者力諸  
侯而莫之能禁也  
諸侯之門仁義存  
焉則是并聖知仁  
義而竊之也况其  
尤大而揭諸侯者  
乎雖軒冕斧鉞有  
所不能勸禁凡此  
皆離真為聖之過  
而徒以聖法明天  
下是示人以利器  
故大盜得以奪之  
也

故絕一節

高註 去其所資則  
不施禁而自  
止賤其所貴則不  
加刑而自息除矯  
詐之所賴則無以  
行其奸巧小平者  
乃大不平之所用  
也外無所矯則內  
全我朴而不自失  
之害矣夫声色離  
曠有耳目者之所  
貴也受生有分而  
以所貴引之則性  
命喪矣若乃毀其  
所貴棄彼任我則  
聰明各全人含其

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  
者也而皆為大盜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  
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  
大者陰施而陽受鬼隱而龍匿人不得而覺之  
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諸侯皆竊而得國  
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心也特  
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耳孟子所謂五伯假  
之是也以其父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  
竊如曰今之諸侯其取之民也猶禦也之意夫  
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洋國則人人逐于得國  
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  
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竊而不能禁其  
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賞罰不  
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  
可脫於淵云蓋魚而得淵則鬼隱龍匿人不得  
盜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陽設人不得而議  
其非矣夫抵聖人之法則陰施陽設人不得而  
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擢亂六律  
燦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  
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  
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  
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

曾甫有世經三注

卷之六下篇法義

四六

真也夫以蜘蛛結  
鏡之陋而布網轉  
丸不求之於工匠  
則萬物各有能也  
所能雖不同而所  
習各有異則若巧  
而拙矣故善用人  
者使能方者為方  
能圓者為圓各任  
其所能人安其性  
不責萬民以工僂  
之巧故衆技以不  
相能似拙而天下  
自能則大巧矣用  
其自能是以規矩  
可棄而鈔匠之指  
可聽也去其亂群  
則天下各復  
其德而玄德  
也彼魯史離曠楊  
墨工僂者所稟多  
方故使天下矜而  
效之效之則失我  
我失由彼則彼為  
亂主矣若夫法之  
所用者視不過於  
所見故眾目無不  
明所不過於所聞  
故眾耳无不聰事  
不過於所能故眾  
技無不巧知不過  
於所知故群性无  
不遵德不過於所  
得故羣德无不當  
安用立所不逮於  
性分之表使天下  
套馳而不能自反  
耶

留甫南經三注

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  
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魯史楊墨師  
曠工僂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燔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林肅齋云擿玉毀珠焚符破玺剖斗折衡皆是  
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  
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  
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  
斗折衡焚符破玺之事讒議之其實即老子不  
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  
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  
字耶擿亂者抽擿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  
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  
曠之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  
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  
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証之亦  
是文之妙處魯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  
言攘除而棄擿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  
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散消也不  
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

卷之六下

四



莊子所謂絕

聖棄知者非

滅典籍棄政教也

不以生于心而已

遠王毀珠者非出

府庫棄諸山也不

以貴之心而已焚

符破釜非燒而碎

之也以信示之則

民朴鄙而符釜非

所恃也培斗折衡

非果培折之也以

平平之則民不爭

而斗衡非所恃也

然後民復其性命

之情而始可論議

矣塞師曠耳欲反

听也我反听則天

下舍其聽膠鬲朱

目教內視也我內

視則天下舍其明

擺工倕之指天下

始有其巧削曾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

天下之德始玄同

則在我棄知絕巧

不見可欲而已彼

外立其德而煖亂

天下者則非舍其

聰明知德而反於

性命之情者法之

所無用也而或者

謂在子直欲培擊

聖人縱舍盜賊殫

殘法度者豈可與

之微言乎

子獨一節

百有月全五三生

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

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煖亂者

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

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

盡結得有力是莊子文法最妙處

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又云不貴

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疏註

與論道大抵此等說話皆不可與拘拘之士道

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以書不火無幾矣以下

又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論之擢亂者擢

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錄絕謂焚而棄之也

擢折其指也工倕堯時巧人玄同二字出老子

不錄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听是

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于外

以立其德遠足以煖亂天下煖註云火光銷也

法之所無用法俟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

人正法無用抑木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

居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

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

舉踵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

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手諸侯之境車

馬之六小節法堂

四七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地補南華經三言

呂註言古者以見

絕而治至不相往

來語出老子下面

分明寫出季世三

游之風而歸咎于

上之好知好知者

以知謀相尚也相

尚則高下相傾長

短相形而天下日

益多事矣以下備

言好知之生乱夫

人與萬物群然並

育于天地間本不

相妨但以机心生

而机事起机事起

而机術深於是弓

弩鬻易置早之事

遂使鳥乱于上魚

亂于水動乱于澤

蠕動之物咸失其

性而又綏頭之士

知詐漸毒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鼓

人心方之弓弩置

弋其禍尤慘天下

之亂賊是之由其

罪皆坐于好知作

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

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

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澆置梁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

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倍惑於辯矣故

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

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常與之蟲宵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

種種之民而悅夫後後之佞釋夫恬澹無為

而悅夫嗥嗥之意嗥嗥已亂天下矣音盈音曾

音苟音峭音置音嗥音浮音軟音空音

林肅齋云十二個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

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

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

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

則同乎人者也非

則同乎人者也非

則同乎人者也非

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已之自以為是者也求以立異而不知本体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已之非是正謂頡頏豎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每天下之辯持持則爭爭則亂盡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與之虫肖翹之物皆失其性乖戾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闕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实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于春秋戰國何等氣象以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總以一二語結之舍夫種、慤、實之民而悅夫役、樂人之佞釋夫恬淡无無之治而夫、諄、諄、復之意不知後、諄、求治天下而天下已

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况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况不可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埽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鞳鞳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不是銅鉄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士無聞焉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也其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釋出來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蘓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机變變詐也削格循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者亦有之置罟亦經也知誑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頡頏也滑汨亂也解垢隔角也豎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

此篇之六如篇附錄

乱矣

**呂註**

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其食美服樂倍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非不善也草知非其所已善美非善也復乎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之民其所

有賢贏糧而趨則役之之使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噶之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陳註**

傳曰多事生之雙多言德之賊役之多事者也噶之多言者也

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魯史與斗斛權衡並說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熒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但知其他人之非而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惴栗宵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結之也惴栗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蜒之類宵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也種種殼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為之貌噶噶噶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三代以下是已噶噶後後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噶噶字結便與前篇素朴而民性得矣處同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

雖異同一橈軸也○陸方壺云民結繩而用之故當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慊矣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贏糧趨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矣致斯弊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則雖禽獸不可圖



